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雜說三

祭祀祈說一首

志過　　權德輿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中博陵崔公出守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延州之讓不其至矣（集作哉字）或者言吳以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狥於一方而不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荆蠻以就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吳（一作周）為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

也豈以亡吳為念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下之心為心矣之興亡曾不屑慮彼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予曰誠哉是言然(集作況)季子之歷聘也聞樂章辯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精微明閎建物無所逃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于其間哉答曰予之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來此而後三讓是利於將亡因以沽名者也豈可為君子言之過矣存之予亡之(集作豈可為君子言之也且以吳之存而季子亡之)以讓之發(集作廢)而季子全之嚮使勤一

國之理理于句吳今亦化為古墟鞠為榛蕪曷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廉暴以之仁忍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于為理也不其達遠集作歟予乃拜受其論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徙之義

說天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

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瘺贅瘻痔亦〈一無此字〉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溲築爲墻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

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于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之（一無此字）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集作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

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而寒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而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集無此字）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文粹作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于果蓏癰痔草木耶

禬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禬進有司以問禬之說則曰合百神于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户部户部之辭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葢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禬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

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集作云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盖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耗乎沓貪乎罷弱乎非神為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為

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茍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朝日說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文粹作說）者則朝拜之

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

日少集作小朶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集作之類足矣又加祀焉盖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集作于海從我者其由也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集作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于聞義果于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者言子路徒勇于聞義果于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而遊息于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

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歟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吾以廣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無悶也揵焉而已矣

讀韓愈所著（集作作）毛穎傳後題

自古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恠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恠于文也世之摸擬竄竊

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
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一作而)俳又
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
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文粹作論)
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文粹作掩)灑則罷憊
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
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
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

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文粹作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一作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集作以勵其有益于世

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畫諫　　盧碩

漢文帝時未央宮永明殿畫古者五物兩漢故事文帝三年于永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凡有五色物也 成帝陽朔中嘗坐羣臣于下指之曰予慕堯舜理故目是以自况大司馬陽平侯王鳳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為治上稽唐虞仁遠乎哉行之斯至旌鼓之屬在陛下建之而已矣至于神草

靈獸臣知不日當趨于明庭以彰上天之允答也微臣不勝晁藻之抃御史大夫張張忠出次而言曰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即日坊之且是畫𨦟于太宗之時凡八聖矣開眼而覩之者皆向一作背面而違之未聞有裨于治也臣敢為陛下條舉臣嘗聞文帝時雒陽人賈誼為博士能誦詩屬書嘗為上陳古先帝王之道漢朝正朔之法上以公卿之任無以易誼俄絳灌馮敬之伍害其賢而毀之遂疎而不信傳卑濕之國後雖徵還卒不得大用喪

志而死至今負才藏器之徒猶以為憤此則善雖進而不能用也帝又降詔除誹謗之令許人言事迨中宗朝大臣楊惲蓋寬饒以譏刺辭語皆坐大辟先帝在東宮言其法太深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雖旁午人不敢書上也初元帝弘恭石顯專權亂政前將軍望之嫉其姦邪諷上除之不從望之反罹其慼過（一作迫）以自殺此又邪不可觸之之驗也前日安昌侯禹居陛下師傅之尊不能率已以儉而乃決涇引渭廣開田疇便身娛耳多

置侈樂平陵朱雲上書請斬其首陛下怒不可忍遽將誅之雲倉卒無據乃至喪膽失魂臣意列聖用此乃類是乎臣之狂瞽欲陛下言而必行丹艧之設不足以留連聖念也且大司馬親勲之望朝野所倚不能因事而諫返以為賀佞孰甚焉臣謹以指之若斧鑕將及是陛下誤屈軼也臣不敢就僇

代河湟父老奏　陳黯

臣等世籍漢民也雖地沒戎虜而常畜歸心時未可謀

則俛僶偷生既遭休運詎可緘默伏思中國之患邉戎其來久矣唐虞夏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判故干戈不興事亦宜矣由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無之然則享國長久君臣有謀唯是其餘不足徵也周漢討邉之事臣知之矣請較而論之以為國朝比且周之伐獫狁也以斥逐為心不常事之故進則巡征退則息兵致其邉鄙無備壁壘不營此乃周之謀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恃兵之雄深入窮荒莫計遠邇故雪

山青海皆為内封其後財匱力殫厥功不就遂交和親之好自漢帝屬延法後時斯為漢之謀失于太廣矣唐有天下邁于周漢之道一家其六合一心其兆人唯兹犬戎未能無患當開元中有將臣善于攻戰振張皇威殲殄醜虜自秦地而西有地數千里此則展拓周疆剪截漢域所謂廣袤得其中矣其後國家以内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蕃戎伺隙侵一作復掠邉州臣等由此家為虜有然雖力不支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相為訓今尚

傳留漢之冠裳每歳時祭享則必服之示不忘漢儀亦
猶越翼胡蹄有巢嘶之異噫其怨慕也有是陛下新統
寰區以慈仁化育聞之得不惻然而軫念乎夫事有可
行勢有必尅苟懈而不為是失古人見幾之義今國家
無事三方底寧獨取邉陲猶反掌耳矧故老之心觖望
復然儻天兵一臨孰不面化令陛下采臣之言則先選
良将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節制一作刺史者為之何者
彼功崇矣彼位極矣復將悉力營之哉以此臨事必多

自顧顧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踰一資一級授鉞將兵俟見功庸而後一作厚加之爵賞必能摧克破敵無所愛矣戎翟者亦天地之間一氣耳不可盡滅可以斥逐之伊周漢之事如前所陳今之所取願止于國朝已來所没秦渭之西故地朗畫疆域牢為備禦然後闢邉田飽士卒可以為永遠一作永永之謀迥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棄戎即華世世子孫無流離之苦生死幸甚

說鳳尾諾

陸龜蒙

或問予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于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戕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集作可非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戕之文也綷縩𣟴𧝐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

有褒異之辭若令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怜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䇲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織集作識安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隼羊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盖聖人作

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

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之一作安矣余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剏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壼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玆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

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一作源瑞潔本之日也猶乃冀虛駕偽宗文粹作崇扇佻薄蹦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圾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一作拉朽索以馭奔駟乎設使從卞壼之奏黜屏浮偽登進豪賢文粹作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祭祀不祈說　　沈顏

夫祭典之興所以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佑也故王者郊天地而立七廟諸侯奉社稷而置五廟士庶人各以其家功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夏興也周繼之故祀于稷共工氏為九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于社舜勤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勤其官而水死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亦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

舜而祖禹郊禹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所謂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祐也必以明神可祈福祐可量一作豈則三代不易世秦漢不更氏王者無明暗卿士無賢愚能盡其祭祀則享其福祚矣神必私于禱祈悅于肥腯而降其禧祥則王者盡堯舜也侯者盡桓文也水不為潦也火不為灾也年無壽夭也民無貧富也戰無不勝也守無不固也禍無不殄也疾沴不生也國家無危亡也宗祀無廢絶

也是皆祈而不得禱而無應明矣然則經百代而不易其俗傳百王而不革其風者誠有以也夫兩國相持必有其勝也萬邦各治必有其康也祈年者必有其豐也祈病者必有其瘳也祈仕者必有其遷也祈貨者必有其饒也有一于此咸以神之佑也而不知人事之起匪成即敗匪得即失用之有巧拙智之有後先歲有豐儉運有否泰非神之所置也于是廢業而不為非竭産而不為悔姦巫乘之以語禍福竟不能明寖以成俗得非

上失其正下效其為者乎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二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辯論一

賢之用捨　李　華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終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于道是故士貴夫遇懼夫遇而不盡也

君之牧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泰其身固揣於變化之原而要之以極亦至矣盖以為上逸則下困困百衆逸一人一作而逸一人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忍為也故下逸而上

困帝者甘心焉况百姓逸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于養子則𥜥褓之疾弭闕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于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亡

爲國者同于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病文粹作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于終始爲慼苟而無恥爲明慢于事職爲高賢見義不爲爲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强而潰弱也議于得失則

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時中（文粹作中時）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餬其口忌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闗（文粹作動開闗）東氣沮志衰亦從以（文粹作志亦從）化倅于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鵰鼓害翼犬呀毒喙則虵鴟虎狼之熾（文粹作徒）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

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返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此篇七百四十五卷重出今已削去）　前人

攀巢之雛羽翼将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烏鳶所震墮于塵轍閥閱（一作伐氷）之家有侈女焉瑚車繡茵過于中陌遇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一作薦以白玉之笥粒以清江之稻）胡然而然材小為貴養而翫之易為力也克軛（一作轅）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

骨皆為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一作鞭驅竭）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蹄齧節折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眂人盜烏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噉之未逞鴟（一作烏）鴟而相呼羣犬引其腹（一作腸）胃狺狺而爭之車馬往復于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為累扶而救之難為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為累材之小也為貴戾于理悖于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之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黄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作則附之一作隆出者汙之集者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

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
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
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
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
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盗也古之時人
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
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

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一作節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

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集有其字）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一無此七字）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

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集作雖字)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之(一作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徳於天下者先治(一作理)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

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

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賔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為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

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

動而履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視其品故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

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集有終其字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

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曰今之言性（集有情字）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

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巳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

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

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于巳

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

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

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于人
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
待于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
待己也廉詳故人難于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
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
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其
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
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

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

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于言懦者必悅于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于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可幾于理也歟

原鬼

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于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

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有是二說（集有鬼物有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于天有違于民有爽于物逆于倫而感于氣于是乎鬼有托于形有憑于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集有之字）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于形

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恠是也故其作而接于民也無恒故有動于民而為福亦有動于民而為禍亦有動于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四至六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遇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蔡齊明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辯論二

設漁者對智伯瑶一首　復吾子松説一首

壽顔子辯一首　私辯一首

華心一首　塞廢井文一首

祀竈解一首　春秋决疑十篇

設漁者對智伯瑶集無此字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瑶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而之集作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于河中漁于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于河有鈔鰱鱣鯉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曰攻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蚤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呑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

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蹈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淑而不能出鬻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于是去而之海上北浮于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逐肥魚于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鬻之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焉集作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

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于是捨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亻多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魦鱮鱄鰋也腦流骨腐于主之故昺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鱠其肉剖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鯢鰣遺育莫

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魚愈無饜驅韓魏以為鼻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于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于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慠然以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集作深怨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于邯鄲鬣摧于安邑胷披于上黨尾斷于中山

之外而腸流于大陸為鱻藁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于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于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復吾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麓嵑嵼為宮室誰其傳文粹作搏而斲

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
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黄
皆寓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兹膚之竒詭與人之賢
不肖壽夭貴賤参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
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于聖
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
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恒多蒙瞀
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沖淳不

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于此者儌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横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壽顏子辯　皇甫湜

土與水火風雜為千品萬殊大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于土揮而動者皆主于風液而通者皆主于水躍而養者皆主于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雞之與集作于應龍

雖殊大小必質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不動焉抑四者能為質不能為知者也集作動焉四不動焉四者能質不能知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為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一無此字合乎是為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走舉為其屬不合乎是為無知若草若木若金若石舉為其屬最靈者人人之中知為心心之知為神人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乎知集作主其于死也氣旋乎集作于虛而反于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固化而無矣若心之知則未知

其處焉而人見其質之化也謂知亦從而亡豈不過集作愚甚矣哉彼蹄心所以知者虛而靈其不可為無也較然矣三字集作如其質也游冥而化遷者乎集作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撓而不濁濁則不清集作撓而濁者不存存則不清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愚受于一作乎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濶于集作窒其誘是以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于外是以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乎集作兮太虛

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止而安則必終始集作始終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乎集作兮太虛之中轉而合乎集作于有則為禽為獸其于人也為愚為凡于草木者無所不為矣雖欲少安得乎集作安得于理推是而言則彭祖為夭而顔子為壽盜跖為殺而比干為終

私辯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為文粹作謂苟苹一作牟于利苟處于逸苟潤其屋者也僧孺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人之私

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一作以利）于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一作之私）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吒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櫪馬見厮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相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

踈之人踈之者多故天下任其亡也親之者多故天下欲其昌也二十四字文粹作踈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恐非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于理水也咎繇之謩明弼諧是公其身于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于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儉文粹作拳是公其身于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于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皋陶之直有殷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之尊其

嗣（一作祠又作道）而私之或建祠崇（文粹作飾）其像而私之至于殷辛之聚財鹿臺是以（一作私）天下之利私于已也故天下公而踈之秦始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于身也故天下亦公而踈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于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

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華心　　　　陳黯

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彦昇薦于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于華君仰禄于華民其薦人也則求于夷豈華不足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吾終有惑于帥也曰帥真薦才而不私

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辯在乎心辯一作夫心在察其趣嚮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于夷一作外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若盧綰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其華人乎由是觀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祈知于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華心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于古無所據一作稱今之州府廳事一作署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二字文粹作上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于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

之所以藉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于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于古地氣漏泄則所産脆薄人生于地内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為大宇以張其事黄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為

文投之而實以土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于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近（集作佳）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

之惑耶集作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集無以謹二字養老以集作而慈撫集作撫字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為天帝乎

春秋决疑十篇　　　　皮日休

夫趙盾弒君莒僕弒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子駟弒其君僖公齊人弒其君悼公各以疾赴春秋皆書曰卒評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下次集作有君父君父可弒是無天地也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宏恥亦由漢書二律無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且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為弒君莒僕以其寶來奔里革謂其一作之弒父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

三逆者說云子圍鄭人子駟濟人也弒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忍也故不忍也者恥在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弒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曰人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為之隱謂弒君者其過小者必以書曰伐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集有夫字罪大者為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
而春秋歸罪于陳乞公子比者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不其遠乎
曰野幕之弑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
歸子比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譬酷吏决獄髠鉗
之刑尚猶不捨刀鋸之僇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狄
實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
稱狩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匡王必書狄滅

衛晉人召天王于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衆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卹患也背文粹作侮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于其一作勤王也

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皆不書八年註云不書盟恥吳夷十三年註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曰吳實華族其道夷也以强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道好盟不曰華乎故恥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者稱弑也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曰弑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奪室見殺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一作死）是以及（一作反）褒之者（一作也）何自臣及君也（一作君及臣者）蓋貶華父與里克也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夭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送

晉楚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楚魯送可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事諸侯也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止于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大國也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于小國也

夫定一有公字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

至于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也國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狄滅霍滅魏是也夫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宋五（其事出竹書紀年鄭棄其師出瑣語也）若斯者即古史之全文也奚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脩春秋足明不誣于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

春秋其是之謂乎若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

夫宋襄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之君也弑者五逐者二弑者隱閔般赤逐者昭襄也竝闕而不書苟如是懲惡勸善何以為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春秋而依微其旨固有俟爾苟無丘明發決其奥廓通其玄亦赴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弑逐者則魯人攘羊仲尼證之矣集作也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四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辯論三

復性書三篇　君子無營辱解一首

知道一首

復性書上篇　李翺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

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文粹作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文粹作統）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豈其無情也（集作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

叅乎天地變化合乎隂陽雖有情也未甞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弗集作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集作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

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集作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黙無不處于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

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之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于仁集作安于和樂樂之本也動其中集作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

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一疊照字）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于（集作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集作之字）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于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

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盖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集有也字）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盖傳之矣遭秦焚（集作滅）書中庸之弗焚者

僅有（集作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集作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斂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吾郡陸參（集作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參（集作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集有如字）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集有如字）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

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于（集作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告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命書以治（集作理）乎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

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于静焉有静必集有有字動有動必集有有字静動静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静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静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于一者也問曰不思不慮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内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

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四字集作心寂不取）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集作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于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

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者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隂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集無此字何謂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集作修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集作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循集作修是道而歸其本

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集作也變化無方未始離于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集作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

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于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于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于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于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

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集有故字）可一言而盡（集有之字）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集無此字）不善（集有而字）性無善而（集無此字）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

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兠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于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集作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由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集作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則（文粹作即）滅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文粹作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清性既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于（集作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

性本不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之性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而（一無此字）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

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集作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集無此字）作者也（集無此字）與

萬物皆作休乎非集無此字休者也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于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集作也人之不力于道也集作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于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于大道肆其心

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于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一作其九十集無此字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于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

日志于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君子無榮辱解

韋端符

所謂榮與辱者賢不肖之辨也朝暮之所存也君子小人所以異道而殊名也君子無榮辱小人有辱而無榮志意脩術業明德行備飾是榮之自內者也由之而爵列尊穀祿厚無擇而不宜是榮之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者至焉猶是藝之耨之鎛之水澤以時而苗之

猥大者也而世謂之榮是果不足為君子榮也以至貴于天下立國家偃然若固有之者彼脩之非一日也得之誠有術也吾所以待之無愧也又何榮乎哉阨窮詈侮暴怒横逆以至于繫（一作擊）捽逐磔世所謂之辱者是又果不足為君子辱也問其逢何物也其遭何時也吾之所以不容用吾之所修可于堯禹孔子而不可于斯時也吾又何辱乎哉君子無榮非不榮也所以為榮者出于吾道耳異乎世之所謂幸而榮者也謂種而收者

幸可乎君子無辱非不辱也吾之道大彼不足用吾之說粹彼不足聞辱誠有所在也猶河海之不可内于㘬涔也是豈河海辱哉故曰君子無榮辱由是爲說也小人有辱無榮曲㖫險詭突誕嫉賊是辱自内者也由之而得刑殺流放是亦有諸内而外者至焉是猶藏蕪之欝湓之而蓬亂疽結也謂飯肉一作茹死者不幸可乎幸而集一作售姦容邪盜有位勢則當時之賢者陰指而默笑之憤之甚者筆之于書以示戒于後視其所處如鼠

之肥肆于廩也豕之腯澤于欄也其榮乎哉故曰小人有辱無榮也小人之有辱無榮内外備至而不容説焉然則就是説吾又有明焉君子非有榮者有仁義之榮而無勢仕一作任下同之榮也在吾之修者堯禹孔子吾將坦𦮛湯蕩而君師之立其朝躋其堂悟一作恬而有之流千萬世鼻口吾芳醲故曰有仁義之榮也若勢與仕吾又惡取哉得之吾不屑也流千萬世不遂者稱道而自信焉惡在乎得與否也故曰無勢仕之榮也若小人則無

適而不辱也學者述道行吾說而審取焉君子小人分矣

知道　房千里

世之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口飫味目猒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所以為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于耳目滋味不甘于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于祿仕者豈文粹有不字

為是耶曰非也聖人為人者也恒人為已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禄然後因其鎡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决而溉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于仁誼然後使千萬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浹于生人者也恒人之為已者期于厚禄貴位位以私尊禄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縱放肆于氣未絶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于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

文粹作於

飾故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戚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為（文粹無此四字）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已榮退以為已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已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能（文粹作得）肉食耳豈常少及于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于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為厚

以其所賞文粹作償果當或作賞外其身而公于天下非已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于人苟幸得禄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為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顔聖賢也豈常聞伐樹瓢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賢文粹作聖人也豈常聞受封攝理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内而恒人之樂也外内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于人不足故取于人有道之人雖鹿裘帶索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内而忘文粹作而不取其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鉤而人不貴之

者文飾于外也若然者富貴文飾于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于内也西子不華嫫母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于時者當思實其内以自篤無以文粹作而其外而謟人達于時者當思勉其内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五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辯論四

原人一首

十原系述　原化　原用　原寶　原謗　原親　原刑　原巳　原兵　原奕　原祭

兩戒一首

補泓戰語一首

弔舊友一首

原人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

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十原系述　　皮日休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之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為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為聖人之一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歉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文粹作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妻文粹作婦嵬嵬囂囂慕其風蹈其閫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文粹有民字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

不及於西域氏（文粹有之化二字）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集有則字文粹有者字）存乎言其教（集有則字文粹有者字）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文粹作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荀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

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茍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禦一作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曰金玉焉人至急者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饑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黄金能療饑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

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也一作焉其在春秋則曰九牧貢金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金所以備貢以斯為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鑄一作取九金以為鼎由自舜愛文粹作由言其禮不為諸侯乎不為人民乎茍無粟與文粹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修五玉禹不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茍為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

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棄金玉雖欲男不耕女不織豈可得哉或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覩夫今世之誨其子者必櫝肌榜（文粹作篣步庚切籠也）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為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也不能嗣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文粹作之）佞臣愛人之

貴過乎（文粹作於）其親必捨而事（文粹作爭）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殉（文粹作徇）之易牙是也自兹以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巳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敎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僇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他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巳刑則及一人他刑

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巳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巳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侯為聖賢者不曰巳乎是巳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巳者必能辱於人能輕巳者必能輕於人能苦巳者必能苦於人為顏孔者非他寳乎巳者也為蹠蹻文粹作盜蹠非者非他殘乎巳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戸寢文粹作庭名重於嵩衡道廣於溟渤者敬於巳而巳矣

或曰所謂敬已者不曰不能自害（文粹作害已）者乎如豎貂自宮能敬已乎鮑莊刖足能敬已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已者以道也害及已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腒其勞至矣於已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也若禹者股無胈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況勞者歟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諂顏媮笑辱身畀已汲汲於

干進如竪貂者幾希（文粹無於字）

原奕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以（文粹作之）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文粹作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説偽也

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秋𢍁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文粹有其字）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熠之由羅人殺鵂鶹𪄧人烹鯤鮞者矣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孫

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文粹無孫字僞之道當從横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原用

堯爲諸侯非求爲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爲鰥民非求爲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曰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耶曰摯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況有君惡過集無過字於摯君道不如堯焉得民用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

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集有則字）孔子奚不用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奚化

原謗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於味而民不知者便於用而民不由者厚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巳不善而禍及亦怨之巳不儉而貧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況於君乎況於鬼神乎是其怨讟恨讟倍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

者可不慎歟故堯有不慈之毁舜有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不在於子舜孝及萬世乃文粹作而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為堯舜之治文粹作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逵文粹作逐之折一作折而族之不為甚矣

原刑

或曰丹朱為諸侯舜為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為諸侯禹為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也朱均之

為國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何容朱均得暴其民也哉苟有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政一有必誅之集無此三字如誅之者去堯舜之嗣也焉有為人臣而去其君嗣哉或曰法家嚴而少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三章徵八議也雖殺人可免以三章而親賢必刑何也文粹作哉曰聖賢在世不能無過以輕重議之耳如以謗刑刑之雖周孔其可免諸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子則炎黄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按史記曰文粹作云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為庶人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曰休以為蚩尤乃黄帝之諸侯蓋其為人暴黄帝征而滅之如此為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懵文粹作惛之況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為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譆厥亂甚矣

皮子直以蚩尤為黄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於炎帝固

始茍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一作況字果不自蚩尤

蚩尤不道黄帝滅之文粹有又字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五

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為

主炎帝配之於義為允

兩戒

窮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窮者宜有以懼乎果

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窮非吾之修也樂吾之不苟就偷取也樂吾寢道之安飫義之飽而不更富貴也樂吾之自反而縮偃偃而居蕩蕩而行也樂吾之善擇善蹈而無所移流也樂舉如是也樂可涯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窮時不能也懼吾之道終不能施設也懼利澤不下於人也懼吾之榮名淑譽不謂一作胃聞於天上以為父母寵大懼吾之無以與親戚為厚也懼吾之無以與鄉黨賢友俱有之也懼舉

如是也懼可弭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懼也達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達者宜有以懼乎果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達上不欺乎君下不愧乎人樂吾之秉良食腴有以得之也樂吾能蹈古之達者之道以匡戴于上也樂吾之進而能思有以為報也樂吾之穀禄豐多而不為積藏有以與戚愛為厚也樂吾之不大其家而養來天下賢士可以繼續吾祖道也樂吾之奉養祠祀率父母所教育而居有之以為潔丼鄉馨也樂

吾之功利流布於人而國人指名以榮父母之善教誨也樂上有以倚也樂下有以仰也樂似先古之為令子孫也樂重後世為賢祖考也樂古之人非無吾道而有合不合吾適有之而有合也樂舉如是也樂可涯乎哉故曰達者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所以達無曲折便邪以得之乎懼吾雖顏飴辭態媚孌御以得之乎懼吾飛聲竄跡盜取衆好以得之乎懼吾之得位無急吏而讓病乎懼吾無嗜豐盈而迷位如鄭乎懼吾不恤居

職而早計後來乎懼吾無潊詭譎詐以取譽乎懼吾無
攜實傳藝為雀聚狙黠乎懼舉如是也懼可忘乎哉故
曰達者宜有以懼也窮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
古之人有之顔子是也凡所以病疾於道擇去之鮮矣
而又得聖人為之依旦夜熟復所理以為樂所謂懼者
獨不得功利下於人耳辱有所歸也歸乎有國有人者
也與吾之俱生之人無達也懼於我何哉達者宜有其
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人有之周公是也以家為周

抱負稚主以究成天下矣凡所養天下者宜舉眞之以為樂而一無所以懼代之希顏子而道周公者有其所以有無其所以無哉苟不至焉宜兩有所戒作兩戒

補泓戰語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陣司馬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力不可禁也設法以刑之患刑之不可止也用武以兵之兵之

既出也民秉一作乘之為格殺執之為攻殘故聖人施金皷以節之用羽旄以飾之為蒐狩以教之自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之征弛掩襲之弊廣窮其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驅者競其先後故為仁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德化未闡不兵而獲者然則伐大夷征密須敗耆國伐崇侯虎襄公始戰齊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夫聖人之愛民也班白者不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焉能驅於死地文粹作豈能區區於此

決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王不為也噫公羊氏違丘明之旨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罪矣夫二字文粹作也

吊舊一作友故　張琛

范陽盧氏子驤與人交必先熟仁信道德然後旨蹟無間始卒之道必全或重之以耳譽固不腴於心或風之以巧言亦不間其舊盧子之性達於玄盧子之機忘於言雅好歌詩吟風吸月往往有前輩體調七薦文曹不為時遇病乎其人皇帝十三年以故東覲歸孝則達於

鄉里悉得盧子事一旦汎痾毉不去卒於山陽嗚呼天付盧子之至道而時違之天生盧子之孝節而時反之命耶以其欺天之盜一作道跖胡為福以其違天之顏一作徽回胡為促時之為一作道其跖耶時之為其回耶明然子之為固不及跖之時也琛之措意不足以書孤山雕碧寒水澄練子兮已而

文苑英華卷三百六十六